

【古籍今读精华系列】

冒 襄《影梅庵忆语》

沈 复《浮生六记》

陈裴之《香畹楼札语》

蒋 坦《秋灯琐札》

闲书四种

宋 凝◎编注

崇文书局



【古籍今读精华系列】

冒襄《影梅庵忆语》
沈复《浮生六记》
陈裴之《香畹楼忆语》
蒋坦《秋灯琐忆》

闲书四种

宋 凝◎编注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闲书四种 / 宋凝编注. — 武汉: 崇文书局, 2010.1

(古籍今读精华系列)

ISBN 978-7-5403-0182-8

I. 闲… II. 宋…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明清时代 IV. I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4344 号

【崇文斋·古籍今读精华系列】

闲书四种

编 注: 宋 凝

策 划: 刘道清

责任编辑: 刘 丹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章: 18.25

字 数: 38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新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ISBN 978-7-5403-0182-8

序 言

《闲书四种》选编的是明清四位文人知识分子的个人生活回忆录。在这些回忆录中，作者们以传统文人知识分子所从未有过的真率与坦诚，抒写了自己一生中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历，记下了生活中许多伉俪共度的快乐时光，表现了对大自然山山水水的热爱和艺术上的独创精神，并把艺术的精神带到家庭生活中来，向人们描绘了一幅幅充满文人幽情韵致的家庭生活图画，……这些回忆录自问世以来，便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知识界读者的喜爱。人们争相传抄，会心欣赏，几百年来，它们一直流传不衰。本世纪三十年代的青年，对《影梅庵忆语》中冒辟疆与董小宛的浪漫爱情故事几乎无人不晓，潘光旦先生在他著名的《性心理学》中，曾引用《影梅庵忆语》作为他理论观点的佐证；林语堂先生在他著名的《生活的艺术》中，也反复引用《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秋灯琐忆》中的家庭生活描写，把它们作为艺术化生活的典范，并称赞《浮生六记》中的芸娘和《秋灯琐忆》中的秋芙是“中国古代两个最可爱的女子”；香港教育界则把《浮生六记》指定作为中学生课外必读的书，……在《闲书四种》中，涌动着明清文人知识分子的感性生命，反映着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个人幸福自由的大胆追求，尤其适合现代人的口味。在社会普遍尊重个性，追求家庭生活质量，并注重借鉴古代文化传统的今天，相信它会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

—

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晚明以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闲书四种》所编选的这些个人生活回忆录的出现，便是他们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明显标志。在这种新型的文体中，“我”——这个过去被封建王权压扁了的、微不足道的个人——第一次获得了主体性的地位，“我”的生活、“我”的情感、

“我”的丰富而独特的个性、“我”的生命中那些值得回味的快乐时光，第一次被看成了值得珍惜、值得书写、值得淋漓尽致地加以表现的内容。个人不再是君主驯服的臣民，经邦治国的工具，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闲书四种》的作者，无一例外地都是生长在江南一带、出身于“诗礼之家”的文人知识分子，江南一带是晚明以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受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影响较深的地区，处于这样的时代社会生活中的衣食无虞的读书人，便自然容易产生出对个人自由幸福的追求。从四位作者的生平去看，他们都是堪称富有创造力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一类的人物，如《影梅庵忆语》的作者冒襄是明末复社的“四公子”之一，他曾参加反对魏阉余党的政治斗争，学识渊博，一生著述甚丰；《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曾就学于名师门下，他长于书法绘画，尤其在园林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香畹楼忆语》的作者陈裴之兼材文武，善于诗词创作，他和《秋灯琐忆》的作者蒋坦，都著有诗词集传世，……可是，尽管他们一个个才华横溢、卓尔不群，在社会现实中却大多并没有得到一展怀抱的机遇。他们都是科举制度下的失意者，终生没有踏上传统文人知识分子“由士入仕”的生活轨道，于是，他们不同程度地成为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的“闲人”，或者索性隐逸闲居，或者为了谋生而间断性的游幕、经商。时代的变迁、世态的炎凉、名利场上的倾轧争斗，也使他们越来越淡泊了“入世”之心，把自己人生的乐趣、更多地寄寓在大自然的山水水、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感、以及自我的艺术创造活动之中。

与此同时，妇女的生活与过去的时代相比，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晚明时期江南一带的艺妓们成为引人瞩目的人物。当时每三年一次的全国性科举考试在金陵举行，荟萃于秦淮河畔的艺妓们，适应着文人学子对文化的要求，并在与他们的广泛交往中，发展了自己的文艺才能，“或长于诗，或长于画，或长于音乐，或长于巧辩”，“她们较能独立生活，更为熟悉于男性社会，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她们才可算是唯一的自由女性”（林语堂《说青楼》）。当时众多的色艺双绝的青楼名妓，不仅成为复社文人的理想情人，而且成为他们对阉党政治斗争的支持者，《影梅庵忆语》中所写的冒辟疆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便是那时许多名士名妓的浪漫爱情故事中的一个；而清代女学的兴起，又为一般“良家妇女”的解放带来了生机，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曾广收女弟子，《香畹楼忆语》的作者陈裴之的父亲陈文述，便是一个像随园老人那样热衷于女子教育的人，他的家庭也仿佛成了一所女子学堂，满门闺秀都能用诗词相互唱和。清代女学的兴起，无论对于大家闺秀（如秋芙）还是小家碧玉（如芸娘）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它造就了一大批像陈裴之的夫人汪端那样的闺阁诗人，也悄然改变着传统中理想女性的标准；理想的女子便不仅是“佳人”，而且要具

备“才女”的素质了。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当这些具有初步民主意识的男性文人非常幸运地与“第二性”中的佼佼者相爱并结成伉俪之后，他们的情感生活和家庭生活便极大地超出了同时代人生活的沉闷、乏味、平板与平庸，而呈现出缤纷的异彩。《闲书四种》所记述描写的就是这种生活。它们是作者对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爱情生活、家庭生活的真实记录，又有着十分浪漫的情调。可以说，它们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实土壤中所长出的浪漫奇葩。

二

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文人中普遍存在着重理轻情的倾向，他们把男女之情视为消蚀意志的洪水猛兽，或贬作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事情。中国素有诗国之称，而朱自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曾指出：中国士大夫诗作中“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者曲喻隐指之作，坦率地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歌咏者更是没有”。连最适合于抒发情感的诗歌中都没有爱情的位置，其他文体就更不须提了。而《闲书四种》的作者们，却怀着火山爆发般的激情大胆地歌唱爱情，他们用自己亲身生活经历说明了，爱情，对于人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有爱的人生是幸福的、无爱的人生是痛苦的。在《影梅庵忆语》中，董小宛死后，冒襄发出了“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的悲痛叹息。在《浮生六记》中，沈复与芸娘新婚后离别，感到“恍同林鸟失群、天地异色”般的怅惘；在《香畹楼忆语》中，陈小云娶回紫姬，体会到“回身抱成双笑”的甜蜜喜悦；在《秋灯琐忆》中，蒋坦与秋芙共同表达了“愿世世永为夫妇”的至诚心愿；……获得爱情所产生的巨大欣喜、失去所爱所感到的刻骨悲痛、情侣分离失魂落魄的相思、伉俪相聚如梦似幻的陶醉，都被这些慧业文人们用他们手中那支饱蘸着情感的生花之笔，纤毫毕至地表现出来。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对爱情的描写是“不缘狎昵”的，其中没有色情成分，有的只是一片真纯美好的爱的境界。

女性的形象在这里分外光彩照人。她们勤劳善良、卓有见识、知书通文、才华横溢，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我牺牲精神。冒襄曾高度评价董小宛的精神品质，认为“文人义士难与争侔也”；沈复把芸娘看作自己的“闺中良友”，称赞她“具有男子之胸襟才识”；陈裴之非常赏识紫姬在为人处世上的见识，感到她的规劝提醒使自己“时得韦弦之助”；蒋坦更加佩服秋芙的才华，甚至甘拜下风地认为“秋芙辩才，十倍于我”，……显然，在这里，女性美好的品质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男性文人对她们的挚爱之中，有爱才有美，是

爱情创造了美。爱情使女子们极大地焕发了聪明才智，提高了自身素质，也使男子发展了对美的领悟力，特别能看到他们所爱的女子的可爱之处。——当然，男性文人由于爱心太浓，有时对他们所爱的女子也难免有过誉之词，例如蒋坦、陈裴之都煞有介事地把自己所爱女子的“前身”说成是天上的神仙，就显然是由于“情痴”所造成的主观臆想了。

《闲书四种》不仅歌唱爱情，礼赞女性，而且还表现出对传统礼教习俗的大胆挑战。《影梅庵忆语》和《香畹楼忆语》所写的都是高门大户的贵族公子和沦落风尘的青楼妓女之间的爱情，男女双方在身份地位上相差悬殊，他们的结合，要冲破现实关系和社会习俗的重重阻力，是需要勇气的。冒襄与董小宛的结合，拿冒襄的话来说，是由“万斛心血所灌注而成”，是董小宛舍命相从的一片真情，以及冒襄众多朋友的慷慨解囊，侠义相助，直至“虞山宗伯”钱谦益的亲自出马，大包大揽，才传奇般地成全了这桩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姻缘；相比之下，陈裴之与紫姬的结合要顺利得多，这与陈裴之的具有新思想的家长的鼎力支持分不开，而他们郑重其事地派遣大媒，用香车宝马把紫姬娶回家中的做法，在当时也是惊世骇俗的；董小宛在冒襄家的身份只是一个姬妾，而当她死后，冒襄为她写下了洋洋万言情真意挚的“忆语”，（甚至因此而开创了一个文体！）紫姬死后，陈裴之全家人，包括陈裴之的父亲，都为她写下了哀悼的诗词诔文，这在当时的道学家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然而，正是在这些具有新思想的人们的“过情逾礼”之举中，表现出他们对“情”的珍视，在他们看来，一份人间真情，即使是风尘女子的真情，也是值得付出高昂代价去追求，并为之不遗余力地大加歌唱的。在《浮生六记》中，沈复曾鼓励、怂恿芸娘女扮男装逛庙会、假托归宁与他同游太湖，也打破了旧式宗法大家庭中做媳妇的行为规范，《秋灯琐忆》中的蒋坦夫妇更像一对浪漫的现代夫妻。——当然，作为现实地生活在旧时代的人们，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道德习俗影响，比如作为官宦子弟的冒辟疆、陈小云，娶青楼女子为妾虽属浪漫，但董姬、紫姬在嫁给他们之后，还是被置于宗法大家庭中的一个较低的地位上，男女双方在现实关系中并不平等；又比如男性文人在描写他们家庭生活的美满时，往往流露出对一夫多妻制的肯定，在称赞他们所爱女子的美德时，也常常把“不妒”作为美德之一。这些都说明他们还没有真正走出旧时代的阴影。——但尽管如此，从他们所描写的爱情生活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新时代的曙光了。

三

清代的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曾提出要把家庭造就成“世间第一行乐之地”，但他所提出的那种不断变换家具摆设、女子不断变换服装发型的方法，似乎并不是防止“喜新厌旧”的良策。关键在于他的指导思想仍然是男权主义的；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中，把《浮生六记》、《秋灯琐忆》等所描写的家庭生活作为艺术化生活的典范，恰恰表现出他在对家庭的见解上高于李渔之处，因为他看到了男女平等互爱对于家庭生活的重要性，看到了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艺术创造力的人才是创造家庭生活艺术的主体。

正如晋代陶渊明耽溺于田园生活，宋代林和靖耽溺于“梅妻鹤子”的隐居生活一样，《闲书四种》的作者们耽溺于充满温馨气氛的家庭生活，把家庭看作自己摆脱尘世的纷扰，寄寓心性情感的一片小小“桃源”。他们对家庭生活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与精力，也从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

这种家庭生活上的乐趣，首先表现在夫妻之间在精神上的沟通、文化上的交流。《闲书四种》中的女子们既然个个知书通文，才华横溢，她们也就自然成为文人知识分子的“红粉知己”、“闺中良友”，赋诗的伙伴、谈话的对手。《影梅庵忆语》中的冒襄，是一个饱学之士，有着编汇《全唐诗》的宏伟计划，这对于旧式妇女来说，是完全无法涉足的领域，而董小宛却以卓越的才华、超群的智慧，成为冒襄得力的助手。此外，像沈复夫妇在沧浪亭畔谈诗论文，蒋坦夫妇在新婚之夜的联诗对句，紫姬与陈小云用诗歌相互酬答，都表现出文人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特有的情致，就连他们茶余饭后的闲谈、玩笑，也常常是妙趣横生的。至于像董小宛与冒襄在月下散步，领略唐人咏月诗的意境，秋芙与蒋坦在芭蕉叶上戏题断句，更是富有诗意的生活图画了。

《闲书四种》的作者们不仅从事文化创造，他们也消遣文化、享受文化，把文化精神渗透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注重物质生活的享受，在园林建筑、房屋布置、室内摆设、饮食服饰、家居闲赏等方面都有不少讲究，但同时，它又是美而不奢、达于精神的。例如他们对焚香、品茶的爱好，旨在创造一种清幽宁静的气氛；对草木花卉中兰梅竹菊的特别爱好，又离不开它们在传统文化中象征的精神品格；他们在饮食上讲求素淡，不喜荤腥，服饰上讲求雅致，不喜缕金错采，这种审美态度其实也是他们对物欲的一种节制态度。董小宛不愧为一个善于领略文人审美意趣的女子，她在烹饪、刺绣、茶道、花道、制作香丸等方面都有高超的技艺，处处追求清新自然、恬淡雅致的艺术美感。沈复夫妇更堪称生活的艺术家，沈复在插花、盆景艺术上极富独创性，芸娘所发明的“活花屏”，制作的“梅花盒”，对插花中使用模仿画意的“草虫



法”的建议，都表现出独特的艺术匠心。

他们家庭生活的乐趣还表现在交友之乐和游历山水之乐，这些乐趣在古代往往是男性文人知识分子一人独享的，而在这里却成为夫妻共享的乐趣，冒襄是个“慷慨多风义”的人物，广交天下豪杰之士，当董小宛冒着危险乘船到金陵去投奔他的那个晚上，复社文人和秦淮名妓们在桃叶渡水阁设宴招待他俩饮酒看戏，在冒襄记忆中曾留下如“游仙枕上梦幻”一般美好的回忆；慷慨豪杰的三白夫妇住在萧爽楼时，家中宾客川流不息，文人画家来去如“梁上燕子”，饮酒品茗、赋诗作画。芸娘不仅像传统妇女那样招待客人，而且还亲自参加其中，限韵作诗，丈夫的朋友也就成为她的朋友。《秋灯琐忆》也描写了类似的朋友聚会。此外，这几对浪漫的夫妇还时常共同游历名山秀水，冒襄曾偕董小宛游金山、游苏州、杭州，沈复夫妇曾同游太湖，蒋坦夫妇兴更浓，经常负琴出游，回来还要写下游记。这些夫妻双双同游山水的描写，将大自然景色之美与夫妻间恩爱之情融为一体，是很美的篇章。

总之，在《闲书四种》中，家庭生活，夫妻感情，表现出古代社会所罕有的和谐甜蜜。这也就难怪后世的文人知识分子对它们把玩不已，倾慕醉心了。在这些家庭中，洋溢着爱与美的气氛，保持着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协调。它比起“梅妻鹤子”的隐士派文人生活多一些“人间烟火气”，比起豪门贵族，巨贾大贾的生活，少一些俗气铜臭。它确是一种家庭生活的艺术，对于今天的读者，也会有所启发的。

四

李白诗云：“人生在世须尽欢”，然而现实的人生总是苦多乐少的，这不仅因为个体生命的短暂、天灾人祸的侵袭，而且因为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还都是以人性的压抑为代价的。正如西方现代心理学家所指出的，人生的“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并不相容。因此，那些敢于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现实原则”，执著地追求生活中自由与欢乐的人们，往往要付出高昂的、甚至惨重的代价。《浮生六记》中的沈复和芸娘，为了追求沧浪亭畔、萧爽楼中所过的那种“烟火神仙”的日子，两次被父母逐出家门，芸娘在临死之前说他们追求这种生活是“干造物之忌”，而实际上他们是违背了社会的现实习俗、道德规范，因而为传统所不容。《闲书四种》中的男女主人公，大多命运悲惨、穷愁潦倒，正说明这些渴望按照美的原则去塑造生活的人，在现实中往往是无能为力的。

然而，人对于自由快乐的追求又是非常顽强。在《影梅庵忆语》中冒襄

经历了国变、兵变、逃难、疾病等种种磨难，却始终不忘苦心经营他隐逸著书的温馨家庭乐园；《浮生六记》中沈复在被父母逐出家门后，与生病的芸娘寄居在锡山，生计无着，“衣敝履穿”，在找朋友借钱的归途中，还仍不放弃游历“虞山之胜”。这些记述，表现出人对自由幸福的追求根植于人的天性，是一股压抑不住的巨大力量。

正因为人生欢乐的时光难以获得，而又稍纵即逝，它才令人分外珍视。在《影梅庵忆语》中，冒襄首先发现了“忆字之奇”。回忆，确实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它能使人恢复失去的时光，唤回昔日的幸福与欢乐。幸福时光由于被回忆而成为“定格”，化为永恒。它能慰藉人的心灵，激起人对新生活的希望，这也就难怪《闲书四种》的作者们都怀着无限的眷恋之情，如数家珍般地记述他们生命中的快乐时光了。在《影梅庵忆语》中，冒襄把他和董小宛共同生活的九年中所度过的点点滴滴的快乐时光集中在一起，整整写了一个专章；在《浮生六记》被确认为沈复所写的“前四记”中，“闺房记乐”、“闲情记趣”、“浪游记快”，都是他对一生中所度过的美好时光的追述，虽然他一生所经历的坎坷愁苦是那么多；《秋灯琐忆》则几乎通篇都是对夫妻共度的幸福时光的回忆。从这些作者的回忆（其中也不乏想象和幻想的成分）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渴望超越时间、战胜死亡、永久保存幸福与快乐的执著愿望，——而人生的美丽似乎也只有在艰难困厄、疾病死亡的阴暗底色的映衬之下，才会显得分外鲜明。

《闲书四种》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极为罕见的个人追求自由幸福的性灵文字，虽然它们不可避免地带着旧时代生活的种种烙印，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些超凡脱俗的男女主人公们以浪漫的情怀去呼唤人间的爱与美，诚属难能可贵。小而言之，它表达了个人对家庭生活的理想；大而言之，难道它不也表达了个人对社会的理想吗？尽管他们的这种呼唤还十分微弱，正如现代西方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这只是“荒野上的呼喊”，但是，“只要这种呼喊始终存在，毫不中断，荒野就会变成良田”（《为自己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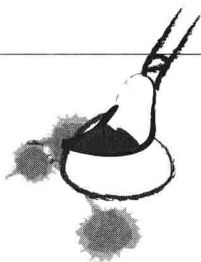
《闲书四种》选自我国三十年代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美化生活名著丛刊》，编者以“美化生活”名之，确已抓住了这些作品的特征。为了便于今天广大读者阅读，编者对它们进行了注释与翻译。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注释中难免出现错误，还望广大读者能够予以指正。

目 录

影梅庵忆语	1
浮生六记	45
香畹楼忆语	201
秋灯琐忆	247



之一

影梅庵忆语^①〔明〕冒 襄^②

影梅庵忆语导读

自古以来，文学上热情大胆的故事总是产生于民间，深受礼教濡染的士大夫文人是羞于言情、耻于言情的，尤其是在散文这个历来被“载道文学”所独占的领域，他们似乎更是正襟危坐，道貌岸然。他们即使偶尔有“忆内”、“寄内”的文字，也往往是以理抑情、干巴枯燥，而《影梅庵忆语》的作者则第一次在散文领域真实展示个人生活，热烈地歌唱爱情、赞美女性，洋洋万言，淋漓酣畅，开创了中国古代文人散文中抒写爱情的新篇章。

《影梅庵忆语》（以下简称《忆语》）在中国士大夫文人抒写爱情的散文作品中无疑是最为动人的篇章之一。

① 《影梅庵忆语》：这是明末名士冒襄为自己的爱姬，过去曾是秦淮名妓的董小宛所写的一篇悼亡文章。文中追忆了他与董从相识相爱到共同生活所经历的种种悲欢，情真语挚，十分动人。影梅庵，是董小宛死后埋葬的地方。

② 冒襄：（1611—1693）明末江苏如皋人，字辟疆，自号巢民，又号朴巢。少有文名，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并称复社“四公子”。明亡，隐居多不仕，在如皋城东筑水绘园，交会四方文士。诗文清丽，著有《水绘园诗文集》、《朴巢诗文集》、《影梅庵忆语》等。

《忆语》的作者冒襄，字辟疆，是明末复社的“四公子”之一，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在当时颇负盛名，《忆语》是他为了悼念死去的爱妾董小宛而作的一篇回忆性的文章。文中追忆了他与原是秦淮名妓的董小宛从相识到相爱、到共同生活九年的种种生活情景，由于作者对女主人公怀着刻骨铭心的爱，故而这篇文章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用血泪和着墨水写成的。冒襄一生有许多著述，都不及这篇《忆语》流传不衰，是作者真挚而强烈的情感为这篇文章注入了鲜活的艺术生命。

冒襄的《忆语》开创了一种类似于今天的自叙传式的散文形式，这是一种较少拘束的“个人笔墨”，它真实而大胆地坦露个人生活，抒发个人情感。显然，这种“忆语体”的产生是与明代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分不开的。在冒襄的《忆语》影响下，后世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散文创作，《忆语》可以说是这类文字的开山鼻祖。

《忆语》的女主人公董小宛，既是一个历史上实有的人物，在作者生花妙笔的刻画下，又成为一个十分美好的文学形象。这一形象在历代的社会读者中产生的影响是强烈而深远的。后世曾有学者考证她并未像冒襄在《忆语》中所写的那样病死，而是被清兵抢入宫中，成为清初顺治帝的董鄂妃，她死后顺治帝痛不欲生，曾为她放弃皇位而出家；又有学者进而考证她就是《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原型，黛玉死后，宝玉出家便是影射顺治帝出家之事的。尽管后来又有学者根据确凿的史实推翻了以上考证（据孟森《董小宛考》，董小宛十六岁与冒襄会面时，顺治帝才二岁），证明它们都是无稽之谈，但从接受美学的观点去看，这些荒谬的考证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代文人学者们对董小宛的喜爱，他们惊异于她的魅力，不愿让她死去，于是才有了这种种穿凿附会的考证。

冒襄与董小宛相爱的九年，正值明清易代之际，这其中他们经历了甲申之变、南朝的建立与复灭、清兵南下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男女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不可避免地与时局巨变的时代交织在一起。在这一点上，《忆语》与明代著名戏剧《桃花扇》可以互相参照，它们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和互相联系着的历史人物，男女主人公的身份和爱情关系也颇为相似，所不同的是，《桃花扇》更着重于社会政治，而《忆语》更着重于个人情感和个人生活罢了。由于冒襄写《忆语》时所记述的都是当时的近事，他自己又是当事人，为了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政治斗争中避免文祸，有些叙述难免隐晦简略，但即使如此，读者仍能从《忆语》对儿女之情的抒写中感受到大时代的风云。

当时的复社文人大多与秦淮名妓建立一种爱情关系，有的将其纳为妾室，可以说，这是一种新旧交替时期“旧瓶装新酒”式的婚恋关系，它既延续了旧时代男子嫖娼纳妾的恶习与特权，同时又蕴含着男女自由恋爱、追求真挚爱

情的新的时代精神。在明末“主情”的浪漫主义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复社文人作为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知识分子，不满足于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包办的婚姻，他们渴望恋爱自由，而当时男子唯一能与女子交往的场所便是秦楼楚馆。由于复社文人学识渊博，在与魏阉余党的斗争中又代表着进步和正义，故而青楼名妓不倾心于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独独倾慕于他们的清流风貌，当时曾有“慧福几时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的说法；而当时聚集在江南文化中心一带的艺妓们，是有别于出卖色相肉体为生的普通妓女的，她们具有较高的文艺上的秉赋，从小就受过文艺上的专门培养，又有广泛的社会交往，比起一般足不出户的家庭主妇来说更为独立自主，有着更高的学识和才能。正如法国妇女运动领袖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古希腊最自由的女子，不是那些家庭主妇，也不是普通妓女，而是海蒂拉（即艺妓），……很矛盾地，那些剥削自己到了极点的女人，反倒为自己创造了几乎与男子平等的地位”。除了《忆语》的主人公董小宛外，当时像李香君、顾眉、柳如是、陈圆圆等，个个都是了不得的角色，她们至今被人传诵，在当时的盛名可想而知。复社文人和秦淮名妓的群体性交往，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学上最浪漫的一页，名妓们甚至成为他们与阉党斗争的精神支柱，而一种不以金钱地位而以人格魅力为基础的真挚爱情，也可能由此产生。

值得一提的是《忆语》中对冒襄与“陈姬”邂逅订情的描写，据学者考证，这个“陈姬”就是后来被辽东总督吴三桂纳为妾室的陈圆圆，人们大都知道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为了夺回圆圆的历史传说，而圆圆在被抢入宫之前已与冒襄密订婚约的历史事实却鲜为人知。（令人突发奇想的是，倘若冒襄能提前十几天赶到苏州接走圆圆，哪里还会有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呢？）冒陈的关系在《忆语》中虽然只是一个插曲，但从圆圆在苏州两次被皇亲国戚劫持以及地方势力反劫持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我们可以看到在王权式微的末世，身处官中“乐籍”的名妓人身自由已毫无保障，她们像一笔无人管理的金银珠宝一样，任凭有权有势者劫来抢去，了解这一点，就不难想见董小宛为什么拼死也要追随冒辟疆了。

冒襄与董小宛的爱情是浪漫的，但浪漫的爱情也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从《忆语》的记述中看，董小宛在己卯年第一次“醉晤”冒襄时，并没有对他一见钟情，而在三年之后，当她像陈圆圆一样遭到豪门贵族的劫持惊吓、孤苦伶仃、卧病在床时，是冒襄的探望与关心给了她巨大的精神慰藉，并使她从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她说：“我十有八日寝食俱废，沉沉若梦，惊魂不安。今一见君，便觉得神怡气王（旺）”。她的病霍然而愈，是爱情给了她近乎起死回生的神奇力量，自此以后，她就义无反顾地追随冒襄，虽九死而未悔，她以一个纤弱娇柔的女儿之身，逐江流、冒风险，几度三番，相送相追，即使遇



盗、断炊也毫不动摇；及至战胜千难万阻嫁到冒襄家中，她“却管弦、洗铅华”，一扫曲院中人的生活习惯，服劳承旨、亲操杵臼，谦恭慈让，一心学习传统的“妇德”，在那种难以为人的姬妾地位上，她竟能使一家大小上下“咸称其意”，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当清兵南下后，她在“群横日劫、杀人如草”的残酷环境中，临危不乱、深明大义，跟随着冒襄一家辗转逃难，劳累奔波，即使受到不公正待遇也毫无怨言，冒襄由于负累过重，积劳成疾，几次濒临死亡的绝境，都是董小宛尽心竭力、日夜服侍，在生活上百般关心，在精神上百般安慰，屡屡将他从死神手中夺回，……她为冒襄真正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临死时还戴着与冒襄定情的黄跳脱。西方曾有人将“我思故我在”这句名言改为“我爱故我生”，这句话用于董小宛是再恰当不过的。是爱情给她注入了极大的生命活力，使她焕发出异乎寻常的勇毅、智慧和才能。

在董小宛光彩照人的形象的映衬下，作为爱情关系的另一方的冒襄，相形之下则要黯淡得多。今天的读者，不难从《忆语》中看到冒襄那种风流自喜而又矜重自持的矛盾心态，从他与小宛的浪漫爱情关系中看到男权中心、男尊女卑的烙印。的确，他们之间的爱情关系是不能和今天建立在男女平等基础上的爱情同日而语的，冒襄作为一个士大夫文人、宦宦世家子弟，尽管有着新思想，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道德观念和门第观念，毕竟，董小宛过去是个妓女，嫁到他家只是一个姬妾，他尽管与她十分相爱，也不能不从现实关系出发，以理抑情，把她放在一个较低的位置上。但任何新质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冒襄对董小宛的感情可以说越到后来越深厚，对她的人格越到后来越尊重，以至于在董小宛死后他说出“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这样刻骨深情的话语，对董小宛作出“文人义士难与争俦也”这样高度的评价，说明董小宛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姬妾的地位，而成为一个与他比肩而立的大写的“人”了。

冒襄早年也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屡屡名落孙山，加之明清易代、南明政权对复社文人的迫害等现实生活的打击，使他逐渐冷却了用世之心，走上隐逸著书的道路，在这期间，董小宛一直是他生活上的伴侣和精神上的支柱。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书斋生活中，“红袖添香夜读书”的韵事固然不少，但女子能知书善文，在精神上、文化上与男子相互交流的却并不多见。董小宛是个才女，在冒襄编汇评注《全唐诗》这样浩繁的文字工程中，她成为他得力的助手，两人经常一起伏案工作，“稽查抄写，细心商订，永日终夜，相对忘言”，不仅如此，她在编书过程中还专门收集了有关古今妇女生活的种种记载，编成了“瑰异精秘”的《奁艳》一书，（这本书可惜失散了，否则该有多么宝贵的价值！）她热爱生活，有着丰富的艺术心灵，善于从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她精于花道，尤其喜欢采折竹兰菊梅这些雅致的花草来插瓶供奉，让“冷韵幽



香”一年四季都弥漫在曲房斗室之中；她精于茶道，“文火细烟，小鼎长泉”，总是亲手烹制，再与冒襄在花前月下静试对尝；她能精制香丸，让寒夜的小屋中热香氤氲，人在其中如置身于蕊珠众香深处；她喜欢幽静的月夜，与冒襄徜徉在如水的月光下，共同体味唐人咏月诗的意境，……即使是针线、烹饪这样的家务琐事，董小宛也无不以慧心巧手把它们变成艺术。他们的爱情生活同时又是高雅的文化生活和艺术享受。请看以下这段描写：

（董姬）秋来犹耽晚菊，即去秋病中，客贻我‘剪桃红’，花繁而厚，叶碧如染，浓条婀娜，枝枝具云卷风斜之态。姬扶病三月，犹半梳洗，见之甚爱，遂留榻右，每晚高烧翠蜡，以白团回六曲，围三面，设小座于花间，位置菊影，极其参横妙丽，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与人俱在影中。回视屏上，顾余曰：“菊之意态尽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淡秀如画。

这样富于诗情画意的生活，即使在今天的读者读来，也是足以陶冶性情的。怪不得冒襄要感叹他一生的清福“九年享尽，九年折尽”了。在他隐居的生活中能得到如此旨趣相投的闺中良友，相比之下，林和靖的“梅妻鹤子”岂不是太孤独凄清了吗？

冒襄的文笔能巨能细，富于变化，巨到能呼唤时代风云奔赴笔下，细到能使诸如焚香品茶之类的琐事纤毫毕现；色彩上既有青山秀水、花前月下的妩媚和温馨，又有尸横遍野、刀光剑影的惨烈与冷峻；手法上既有对现实生活的忠实摹写，又有对奇异梦境的铺排点染；由于作者采取了“忆”的形式，在叙事上十分灵活，并将叙事、抒情、描写和意境的创造融为一体。《忆语》在形式上的腾挪变化，给人一种“转侧看花花不定”的艺术美感。

过去有编选者把《忆语》分为三十九则，本文的编选也依此划分自然段落，但从全文的内容看，似可分为四大部分：第一段记叙了作者与董小宛从相识到相爱到终成眷属的全过程；第二段写他们在爱情生活中那些如诗如画的生活片断；第三段写甲申之变后他们流离失所经历的种种艰险困苦；第四段写谶言、预兆与梦幻，用一种宿命的观点去解释他们的姻缘。结尾之处戛然而止，余音袅袅，全文形成了一个浑然一体的艺术结构。有人认为结尾处似乎没有完，由此推断作者有难言之隐，董小宛并没有死去等等，大约是由于不了解《忆语》的艺术匠心的缘故吧。



爱生于昵^①，昵则无所不饰^②。缘饰著爱，天下鲜有真可爱者矣。矧^③内屋深屏，贮光闳彩，止凭雕心镂质之文人描摹想像，麻姑^④幻谱，神女^⑤浪传。近好事家复假篆声诗，侈谈奇合，遂使西施、夷光^⑥、文君、洪度^⑦，人人阁中有之，此亦闺秀之奇冤，而啖名^⑧之恶习已。

【译文】爱产生于亲昵，亲昵则没有不修饰美化的，由于修饰美化而使之显得可爱，天下就少有真正可爱的人了。况且女子深居闺中，她们的美貌和才智被掩盖起来，只凭着善于文辞的文人去描绘想像，麻姑的故事被虚幻地谱写，神女的事迹被随意传扬。近来有好事的文人，又凭着虚构去写作诗词歌曲，夸大其辞地讲述离奇的遇合。致使西施、夷光、卓文君、薛涛这些美人才女，人人的闺房内室中都有，这也是杰出女子们的奇冤，是文人好名的恶习所致。

亡妾董氏，原名白，字小宛，复字青莲。籍秦淮^⑨，徙吴门^⑩。在风尘虽有艳名，非其本色。倾盖矢从余^⑪，入吾门，智慧才识，种种始露。凡九年，上下内外大小，无忤无间^⑫。其佐余著书肥遁^⑬，佐余妇精女红，亲操井臼，以及蒙难遘疾，莫不履险如夷，茹苦若饴，合为一人。今忽死，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但见余妇茕茕粥粥^⑭，视左右手罔措也。上下内外大小之人，咸悲酸痛楚，以为不可复得也。传其慧心隐行，闻者叹者，莫不谓文人义士难与争侔也。

余业为哀辞^⑮数千言哭之，格于声韵不尽悉，复约略纪其概。每冥痛沉

① 昵：亲昵，亲近。

② 饰：修饰，这里指美化。

③ 矧（shěn）：况且。

④ ⑤ 麻姑、神女：麻姑，传说中的女仙，见葛洪《神仙传》；神女，巫山神女，传说楚襄王游高唐时梦中所遇，见宋玉《神女赋》。

⑥ ⑦ 夷光、洪度：夷光，与西施同为越国美女。旧题《晋王嘉拾遗记》三：“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贡于吴。”（一说夷光即西施）。洪度，唐代名妓薛涛，字洪度，颇具诗才，曾与当代诗人名士唱和。

⑧ 啖（dàn）名：好名。

⑨ 籍秦淮：意谓董小宛原为秦淮妓女。秦淮，指南京秦淮河畔，历代为著名的游览胜地，也是妓女云集的地方。

⑩ 徙（xǐ）吴门：徙，搬迁；吴门，苏州的别称。

⑪ “倾盖”句：倾盖，谓停车交盖，两盖稍稍倾斜，用以形容知交相遇的亲切情景。矢，同“誓”。

⑫ 无忤（wǔ）无间：忤，抵触；间，隔阂。

⑬ 肥遁：亦作飞遁。遁，逃，在此指退隐。

⑭ 茕（qióng）茕粥粥：茕茕，孤独无依靠；粥粥，鸟相呼声。在此指失去同伴孤独无依的神情。

⑮ 哀辞：指冒襄所写的《亡妾董小宛哀辞》，该辞共二千四百字，二百四十韵。